

一只蚂蚁从生下来就沿着一棵树往上爬,在顺利的爬了一段之后,它会开始面临许多枝杈形成的选择……如果一直选对了,它会爬到最高处——假设那是它的目标。一般来说到达最高处的并不多,有的蚂蚁生下来就在树顶,也有的蚂蚁凭借运气和能力也爬了上去,更多的蚂蚁在半路选择了一个树杈爬走了。如果你用心在想象这个画面,会发现这个比喻的合理之处。蚂蚁面临第一个分叉的时候,它最年轻,没有经验,缺乏判断能力,但是要做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。

代助和三千代却无法说服自己在年轻时做出的选择是对的,他们曾经认为自己的选择没什么错,并且打算抱憾度日,直到三年后重逢……

《其后》里说的这点事儿,在时下的电影里面连10分钟都占不上,几个镜头就交代利索了。但是《其后》只说了这点事儿,悲喜都在情理中,没有意料之外发生。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那间房子里应该有的人,看着看着,就会走进来,和他们共同度过。

长井代助是个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闲人,对什么都不感兴趣,对家人对朋友来说,他是这个世上多余的人。有他也不多,没了他也不少,倘若他真的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,也无非惹出几声感叹。一直到在旅馆回头与三千代对视了一眼,他的生活从那时起才有了血色,命运也自此改变。爱情是不可抵抗的。也正因为代助对生活的无望态度,所以才能为了和三千代在一起而不顾一切,倘若他事业有成或仕途坦荡,颇多羁绊,那三千代不过是偶尔一想罢了。代助和三千代彼此是人海中唯一能寻求的温暖,绝望中突现的欣喜,暗藏着任谁都拦不住的气势。

《其后》的画面、情节仿佛工笔画,娴静细腻,静止的,连眼神都是画在洁白挺韧的宣纸上,在桥上、在雨中用了定格,时光流逝中追忆的美好,无力挽留的叹息。代助和三千代的感情,则仿佛水墨画,皴皴染染氤氲开来,墨色越是淡的地方越显情意。

日本千元钞票上是夏目漱石的头像,《其后》是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之一。代助的扮演者松田优作盛年早逝,1989年因膀胱癌去世,才39岁。在得知患了绝症之后,他接了很多片子,以赚钱留给妻小。他很少有生活照,都是剧照。一家子都是演员,太太是演员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都是演员,大儿子松田龙平少年出道,风评颇高。

扮演平冈次郎的小林薰后来出演《导盲犬小

生死两茫茫



Q);扮演代助激进朋友的是尾形一成,著名舞台剧演员,单人剧鼻祖;代助父亲是笠智众,演的顺手拈来;导演森田芳光嘛,估计说《失乐园》大概有些人会知道。一部电影是不是好电影,在于无用的细节,无用的人物,比如尾形一成的角色,比如侄女小缝,比如吃饭时的模仿者,比如那只羊,比如在妓院的舞蹈——松田优作那几个动作真是好看,比如光怪陆离的电车。现在要拍出这样细腻的电影,就算是在日本怕也是很难了。

我并不认为代助和三千代以后的生活会多么顺利,但是他们是幸福的,只要两个人在一起,什么样的日子都是幸福,这样的珍惜又有几人能懂得。三千代会在几年后早逝吧,而松田优作真的在4年后去世。戏里戏外,台上台下,生死两茫茫。

■文/哥舒夜带刀



听唱片的乐趣

听唱片和听现场不同,现场有现场的好处,唱片也有唱片的妙处。

在家里听唱片,你可以选最佳的音响位置坐,就好像一场音乐会是为一个人举办的。到音乐厅听现场音乐会,如果座位不是最佳,或那家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不是最理想,那么,听到的音乐也许反而不如在家里听唱片呢!更何况,既然要录唱片,无论是指挥、乐手,还是歌唱家、演奏家,等等,都是一时之精华,一时之大家,所以,水准往往都是一流或超一流的,也就是说:产品质量是有保准的。

当你的唱片积累到一定数量,你听音乐的状态也就渐入佳境,比如,当你把巴赫的主要作品都收齐,你就可以选择某一段日子,每天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细细品味,想怎么听,就怎么听。如果某一天,你觉得听够了巴赫,想换换口味听别的大师作品了,只要你有他的唱片,立马可以换,真是潇洒又自由。

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唱片,一般分为单声道和立体声,其分界线约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。因为录音技术的原因,立体声的音效相对比较好,不过,单声道的唱片也有其特殊的韵味和魅力。因为不少大师诞生的时代比较早,我们要欣赏到他们美妙的音乐,就只能通过听他们的唱片。听这样的老唱片时,我们甚至会单声道那特有的音质作为老唱片的一种标志、一种特有的韵味而欣赏。

不过,任何事物都会有“异数”,都会有超出常理的奇观。在单声道的唱片中,有一张Decca出的拉赫玛尼诺夫亲弹自己作品的唱片,录音时间是1919年—1929年,然而这张唱片音效奇佳,琴声逼真、音色丰满,令人怎么也想想不到它竟然是录音于那个年代!

欣赏唱片的另外一大功能就是能起到资料的用处。比如你想去听一场音乐会,却对其中的曲目不太熟悉,就可以先听一下相关曲目的唱片,再去现场,收获就会更大;回家后,如果意犹未尽,还可拿出唱片再重温一遍,仔细品味现场与唱片的异同,也是一大乐趣。

近年来,音乐DVD在市面上已越来越多,其中有许多是现场录像,这些新唱片,让我们的音乐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、越来越精彩。

■任海杰

本版投稿邮箱 sxhsfk@voc.com.cn



格物 爱乐有奖竞猜

1. 巴赫是哪一个国家的音乐家?
2. 巴赫是否参加了《马太受难曲》的首演?

读者可通过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:“AY+答案”发送到1065800078462,或者登录华声在线娱乐频道 <http://ent.voc.com.cn/> 参与活动

上期答案:德国; 2. 1937年6月8日德国法兰克福 恭喜手机号为131****0485、2、1357****4092 的两位读者获奖!

论坛网友tuziniuniu、一滴水见太阳、爱生活520、A小白、杨灿380572040、西雅图未眠夜、鱼朵、日捣一蛋、千江有水千江月、xiang3523等也都答对了竞猜问题,感谢各位网友热情参与,并祝各位下次能抢中大奖!

靖港的“猴”耍不得

旧时人乡问俗。“问俗”中,必定有一项是了解当地最大的几家姓氏。

现在好了,只要进行人口普查,各县市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几个姓氏一目了然。比如1989年,长沙县共有18个姓氏,其中李、陈、王为长沙县三大姓,占长沙县总人口的14.94%;1990年,宁乡县共有370个姓氏,其中刘、李、张、周四姓人口最多,占总人口的22.68%。

旧时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,不过有一首老长沙民谣,却明明白白道出以望城县为主的长沙一些地方的大宗族势力的信息。

原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余腾辉,在1986年曾组织长沙各区县文化站专干进行长沙地区民谣搜集,当他得到这首《旧长沙地方宗族势力谣谚》的民谣后,曾十分兴奋。不过,笔者在8月5日去探望67岁的余老先生并探问这首民谣时,余老先生却抱歉地说,这首民谣中还说了:某地的“锣”(罗

姓)敲不得,但这个地方是哪里,时代久远,余先生已记不清楚了。

可惜可惜,余老先生叹息道。

这里,将这首还不完整的歌谣呈现给大家,希望有熟悉这首歌谣的读者能够提供更完整的版本。

靖港的“猴”(侯姓)耍不得,新康的“箫”(萧姓)吹不得;

霞凝港的“蛇”(余姓)碰不得,坨市的“菜”(蔡姓)吃不得;

尖山的“李子”(李姓)摘不得,黄金园的“猪”(朱姓)杀不得;

土家湖的“虫”(程姓)捉不得……

今天,《旧长沙地方宗族势力谣谚》只是一首被遗忘的民谣,可在旧社会,却是一部“旧长沙出行指南”,让出门的人记住,到了一个地方,哪些大宗族势力是轻易惹不得的。

■任大猛

“我想涨工资”

接着,陶陶的思考进入了下一个阶段,就是想自己和Kay的差距在哪里。工作上小琳的辅助让陶陶轻松了不少,有更多时间思考怎样在各方面向Kay看齐。现在陶陶会暗暗地观察Kay,研究Kay讲话的逻辑和想法,揣摩Kay的邮件,分析Kay做的文件和报表。

一天,小琳找到陶陶,看似鼓起很大的勇气说:“有点事想和你谈谈。”看小琳的神色不同寻常,陶陶忙问:“什么事?”小琳吞吞吐吐地说:“是关于我工资的事……”陶陶一

惊,随即恢复平静,说:“我现在没空,这样吧,两点钟会议室见。”下午,两人面对面坐定。小琳看了陶陶一眼,说:“我想涨工资。”陶陶不接茬,问:“怎么忽然提起这个?”小琳说:“我来了快一年了,待遇从来没变过,其他部门的合同工基本都涨过工资了。”

陶陶一听知道小琳是有备而来,问题是Kay才是头儿,这件事必须要请示Kay。于是陶陶说:“你说的我会考虑,但涨工资不是小事,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,你先等等,回头给你答复。”一天陶陶向Kay汇报工作时提起:“听说上个月其他渠道的合同工的工资都上调了?”Kay没

在意:“好像是。”陶陶转入正题:“上个星期小琳找过我,也要求涨工资。”Kay的眼神凌厉了起来,问:“你怎么答复她的?”陶陶说:“我还没表态,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?”Kay缓缓地说:“现在你是她的主管,她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怎么样?”陶陶深吸了一口气,斟酌着说:“这段时间小琳的表现不错,另外,她分担了一部分渠道市场的基础工作,做得不错。”Kay“嗯”了一声,问:“其他部门合同工的待遇你打听过了吗?”

陶陶点点头说:“问过了,其他渠道上个月基本都给合同工涨过工资了,现在他们的合同工平均工资

在3000元到4000元之间。”Kay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追加下属待遇应该是主管的事,如果她要求涨工资我们就涨,不是太荒唐了吗?你怎么想?”Kay的态度如此明朗,但陶陶决定坚持自己的想法,“你说的我非常认同,但现在小琳既然提出来了,我们总要给她一个交代。以她现在的工作强度每月2500确实不高,我们能否象征性地给她涨一些。”看陶陶并不认同自己的看法,Kay有些失落地说:“这次先涨300元,你正式通知她。还有记住,做事要有原则,不能心肠太软,否则将来难以驭下。”

(6)



《汪陶陶500强蜕变记:了不起的小助理》
萧怡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